



容颜

■王红丽

徐浩宇是在学校艺术节的晚会上看到宁百合的。

那天是中北科技大学第九届艺术节的联欢晚会，为了这台晚会，同学们已经准备了两个多月，徐浩宇和好朋友刘一山也表演了相声，他们正在台下紧张地候场。这时，听到主持人报幕，下面有请宁百合同学演唱歌曲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只见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走上舞台，清透白皙的肤色，玲珑精致的五官，变幻多彩的霓虹灯照在她身上，舞台两侧释放的烟雾漾溢在她的裙角边。徐浩宇一下就看呆了，一时间他不知道这是在演节目，还是穿越到了仙界。宁百合清脆婉转的歌声宛如天籁，悠悠扬扬地飘入夜空中。

恍惚间，刘一山用力拉了拉他：“快点，该我们上场了！”徐浩宇这才回到现实，慌乱地走上舞台。还好，表演开始一分钟后他就理清了思路，台词在脑子里接踵而来，一个接一个的“包袱”逗得台下同学们大笑。

晚会结束，徐浩宇就开始打听这位宁百合同学是何方人物，原来跟他一届，却不是一个系的，不过宁百合跟他们班张茹是好朋友。张茹见他问起宁百合，立刻就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她可是咱们学校的校花，人长得漂亮，学习又好，不知有多少优秀的男生都围着她转，就你这姿色平平的样子，还是不要多费心了吧。徐浩宇问：“她有男朋友了吗？”张茹说：“没有。”“那我就有希望。”徐浩宇斗志昂扬地说道。

在张茹的引荐下，徐浩宇开始对宁百合发起攻势，虽然大多时候都被拒绝，可是他并不气馁，坚持如故。他虽然长相一般，可是脑瓜灵活，风趣幽默，有时候会把宁百合逗得特别开心，渐渐地宁百合对他也打开了心扉。

这一天，徐浩宇邀请宁百合一起到校园的小树林里散步，心情激动的他正要向宁百合表白一番，突然从旁边蹿出几个五大三粗的大个子来，不由分说地对着徐浩宇一阵痛打，边打边说，敢抢我们老大的女朋友，你小子是活腻歪了！虽然他全力应战，怎奈不敌人多，还是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躺倒在地。宁百合在一旁吓得花容失色，那几个人走后，她连忙跑到徐浩宇身边，为他包扎伤口，女人特有的同情心油然而生，竟然心疼地落下泪来，徐浩宇见状则在心里暗自窃喜自己是因祸得福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他们在同学们艳羡的眼神中走到了一起，宁百合来到了徐浩宇所在的城市，然后就领了结婚

证。婚礼上，亲朋好友们看到了美若天仙的新娘子，纷纷打趣他艳福不浅，追问他使用了什么高明的手段。他说，也没什么手段，我只是有一颗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的心罢了。众人都笑起来……

因为得意于妻子的美貌，所以只要平时家里有什么应酬和活动，他都会带上妻子一起去。他很享受别人看他们时那惊艳和羡慕的眼光，在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后来有一天，宁百合的单位发生了火灾，虽然她有幸捡回了一条性命，可身体却被不同程度地烧伤，脸上也留下了深浅不一，或红或褐的斑块。徐浩宇一直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，带着她去治疗，回到家里给她擦洗，换药，打理饮食起居。可是他再也不带宁百合出去参加应酬了，他不能忍受别人看他们时那鄙夷的眼神，他有时都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。宁百合也感觉到了他的变化，却也没有抱怨他什么。

这一天徐浩宇要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出了门才发现手机忘带了，于是转身回家去取，他看到妻子正在卫生间里流眼泪，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，捂着脸哭上一阵。

徐浩宇的心痛了。宁百合不但拥有美丽的容颜，还有一颗美好的心灵。结婚这些年，她体贴老公，孝敬公婆，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而他这个当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妻子追到手的人，如今竟然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嫌弃起妻子来，他有一种想打自己一个耳光的冲动。于是，徐浩宇走过去对宁百合说：“今天我们老同学聚会，咱们一起去吧！”宁百合不相信似的看着他说：“我这个样子能去吗？”徐浩宇搂着她的肩膀说：“怎么不能去，在我眼里你是最美的。”宁百合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，拉开衣柜，边找衣服边问徐浩宇：“这件可以吗？那件能穿吗？”最后她选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开心地出了门。望着妻子袅娜的背影，徐浩宇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那个音乐节的晚会上。

到了酒店门口，宁百合对徐浩宇说：“我去趟洗手间，你等我一下。”徐浩宇一边等她，一边忐忑着等会见到同学们将要面对或同情或厌恶的目光。这时，他手机里收到一条信息，是妻子发过来的：老公，你能带我来这里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快点进去吧，同学们都在等着呢，我有事先回家了。

徐浩宇迷茫地抬起头，望着家的方向，一丝丝酸涩，愧疚和微甜溢满心怀……

芍药花开

■尚纯江

“梅花开遍杏花香，桃李争妍暨海棠。芍药不嫌春欲老，后看未始怨东皇”。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房前屋后，沟旁渠畔，田间地头，林间树下，只要是芍药能够生长的地方，都种满了芍药。所谓“花前花后皆人家，家家种花如桑麻。”村民们种芍药不是为了观花，而是为了芍药根部的药材，但花开时节，那粉红色的花海至今我难以忘怀。

春暮夏初，百花消退，芍药花竞相开放起来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密集的聚集在一起，像一群盛装的女子，挤满了小村的周围。芍药花聚集在碧叶丛中，抱在一起，像一片片云彩。紫红的如缎子，洁白的如雪莲，还有粉红的，嫩生生的一团粉捧着金黄的蕊。它们一朵朵、一丛丛组成花的海洋。

人们说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牡丹是花王，而作为“花相”的芍药花，在我们这穷乡僻壤里，在那个吃饱穿暖就能满足的年代，它只有默默无闻地开放。

芍药花作为“花相”，历史悠久。《诗经·国风·溱洧》记载：“洧之外，洵于且乐。维士与女，伊其将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就是说，古时的情人互赠芍药，以表离别之情，芍药花就成了爱情之花。

芍药花高挺的花茎，硕大的花朵，在茂密的绿叶间婀娜多姿，在微风里摇曳生辉，仪态万千，风情万种。芍药花瓣薄柔软，吹弹可破，千娇百媚，正是“艳艳锦不如，夭夭桃未可”。

芍药金黄色的花蕊细密含蓄，像少女欲说还休的心事，芍药的颜色如云霞包裹，变化莫测。红楼梦里形容林黛玉的美如弱柳迎风，娇花照水，黛玉的袅娜如芍药的曼妙，婀娜多姿；史湘云醉卧芍药丛的娇憨之态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芍药成熟时节，生产队长便把村里的男女老少们集中在一起，挖芍药。于是，村边的沟旁渠畔，林间树下，人们先用镰刀割去枝蔓，再用工具把芍药根刨出来，洗净、煮熟，用筷子刮去根皮，晒干了，芍药的半成品就成了。晒干的芍药根据品质，用马车拉到亳州的药材公司去卖。所以，每年芍药收获时，家家户户挑灯夜战，男女老少齐参战——刮芍药。

头几年，生产队确实挣了不少钱，添置了不少新农具和快牲口。年底生产队分红的时候，发的钱格外多一点。然而，药材市场变幻莫测。慢慢地，芍药价格一路下滑，刮晒好的芍药无人问津。生产队找了几间仓库贮存了几年，但是芍药市场依然没有起色，最后，只好把它们抛掉。从那时起，芍药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踪迹。

近几年，我常在博客、抖音里看到亳州将芍药做成了大产业，连年举办了芍药花会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去观光旅游。我们县与亳州近在咫尺，前往亳州甚是便利。遗憾的是，近几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过亳州，更没有赏过芍药花。主要原因是工作忙，其次是因疫情频发。我想，什么时候疫情消失匿迹，芍药花开时，一定要前往亳州，一睹久违的芍药花海，也晒一晒自己在花海里影子。

春色

■周少伯

初暖长风色，梦觉乱鸟啼。
桃花随碧水，芳草入石几。
桥上生明月，湖边泛紫泥。
佳人空自位，倩影与谁栖。